

作家与时代

——杜埃的生活和创作
暨南大学出版社

张振金 著

杜埃

作家与时代

——杜埃的生活和创作

暨南大学出版社·1991年

张振金 著

时代哺育了作家

《作家与时代》序

秦 牧

当张振金同志把他撰写的书稿铅印清样摆在我的面前，邀我写一篇序言的时候，我翻了翻目录，略沉吟，就答应了。

这部稿子，就是《作家和时代——杜埃的生活和创作》。它具有评传的色彩。

杜埃同志是华南颇有影响的老作家之一，也可以说，是全国性的作家之一。华南出版了不足十位老作家大部头的自选集，他就是入选者之一。他的作品还多次在外省刊行，这是人们所熟知的了。

杜埃和我是老朋友。我们在解放前就认识，我的生活和创作常常和他发生密切的关系。大概在1947—1948年间吧，因为白色恐怖或者其他原因，到了香港的进步作家、艺术家们，每隔两个星期就聚会一次，人数是20位左右，大家简单会餐，并讨论时局，交换艺文心得。情愫交流，十分融洽。我和杜埃就是在这类集会中熟悉起来的。那时他是《华商报》副刊主编，我的好些稿子，都由他经手签发。作为作者和编

辑的关系，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。解放后，他历任《南方日报》副总编辑、华南出版社副社长等职，后来又担任华南分局文教处处长和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，后一类职务主管的就是我们所从事的行当的工作。因此，我们又常常听他阐述政策和在各种集会上的发言。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，他是介绍人之一。这就可见我们的关系是相当好的了。在外出旅游的时候，我们又常常住在一间屋子，同乘一艘轮船。虽然不是经常来往，但总是晤谈甚欢。我们相交40余年，从来没有一次龃龉。人自然不能活得太长久，如果活得很长久的话，我相信和杜埃再相处40多年，我们仍然不会有任何的冲突。因为大家以诚相见，互相尊重，又有政治上、伦理上的共识，彼此信守不渝，任何争端都可以消解于无形，何况根本连争端也没有呢！

杜埃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厚道老实的人，他谦和、诚恳、勤奋、正直。有一件事很足以说明他的为人，晚年他在增城朱村写作长篇小说《风雨太平洋》，和那里的农民群众广交朋友，我到 he 那里去，常见成群农民来访，整个客厅都笑语声喧。他常常自己掏钱买票，一批一批请农民轮流入城看戏，轮罢方休。这位老实人不同于世俗所形容的那种“老好人”的，是他的原则性很强，涉及大是大非的事情，他就铁面无私，绝不通融了。

杜埃在政治上可以说没有走过任何弯曲道路，当他还是一个贫困的山村少年的时候，他的故乡就有革命者在活动。在白色恐怖弥漫的日子里，他受指点获知一个邻居老太婆阁楼上闲置着一具棺材，里面藏有红色书籍，他常常上楼就着微弱的灯光拿出来阅读，读完又放回原处，就是凭这些进步书籍的指引，使他一步步接触了真理。因此，当他在1930年，

16岁时，飘泊到广州不久，还没进入大学之前，就已经是进步学生刊物的校订者和撰稿人了。后来，在中学阶段所受正规教育甚少的他，又凭着顽强的自学精神，以同等学历考进中山大学，不久并成为共产党员。以后就一直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。青少年时代他曾屡次被反动派追捕，侥幸都能及时脱险。当他被派到海外活动的时候，在菲律宾又碰到日军进犯，他奋起参加的华侨游击队，和当地的人民并肩进行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。在长期冒险犯难的生涯中，他对人民革命事业始终忠心耿耿，百折不挠。从他的一系列著作中，都清晰地留下了他不平常的斗争生活的烙印。

杜埃在写作上是一位多面手，他不但写散文、报告、小说、诗歌，还曾经长期担任报纸评论员，撰述大批社论。从一个文学工作者角度看来，杜埃虽然不是属于笔墨恣肆、纵横驰骋、舒卷自如、才情横溢的那一类型的作家，但是他踏实、认真、坦率、诚恳，常有感人的至性至情。有一类“文胜于质”的作家，尽管词章甚美，文采灿目，但是在表现本性真情时往往后劲不继，总令人感到欠缺点什么。杜埃的情形和这类人不同，字里行间，是处处令人感到他的真诚的。自然，作家如果能进一步克服文笔上偶尔出现的粗疏，剪除一些枝蔓，那就更好了。

我读过他的《在吕宋平原》（后改为《丛林曲》）和《花尾渡》等集子，也翻阅过重庆出版社最近出版的《杜埃散文新集》，印象就是这样。

杜埃晚年倾全力以赴，业经完成大半，第一、二卷且已出版的长篇小说《风雨太平洋》，是他的一部宣传国际主义的力作。新加坡有位女士学官在香港大学进修当代中国文学，研究的专题是华南几部以华侨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，《风

雨太平洋》就是其中之一。她并因此获得了硕士学位。菲律宾的报纸也全文连载了《风雨太平洋》。可见这部长篇小说，不仅在国内，在国外也是受到瞩目的。

张振金是研究岭南现代文学的专家。他的《岭南现代文学史》曾获得中南地区大学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一等奖。如今，他赶在广东省“庆贺杜埃同志从事文学活动60周年大会”之前，写出了本书，并赶印出来，作为向大会的献礼，这是很不简单的。张振金的这类作品写得相当整洁清晰，文字也很潇洒漂亮，只要看看其中几章的题目《乡土·乡亲·乡情》、《生活色彩和时代脉搏》、《华侨抗日的历史画卷》、《留得涛声寄相思》……就可见他是很能抓住要点的。我读过本书的若干篇章，觉得他是写得相当中肯和扼要的。

文学批评要繁荣，多几部作家论和某家创作论，也是一个重要方面。我祝贺本书的及时出版，并同时向大半生耕耘、创作已达60周年的杜埃同志谨申祝贺之忱。

1991年11月8日于广州

目 录

〔 1 〕	时代育了作家 秦牧
〔 1 〕	少年漂泊
〔 15 〕	在时代的洪流里
〔 29 〕	“准庐”春秋
〔 42 〕	香港的文学成就
〔 54 〕	乡土·乡亲·乡情
〔 68 〕	生活色彩和时代脉搏
〔 81 〕	寻求爱和美
〔 90 〕	乡土写实小说
〔 100 〕	新时期的小说创作
〔 110 〕	华侨抗日的历史画卷
〔 122 〕	留得涛声寄相思
〔 132 〕	时刻给人光和热
〔 144 〕	老来乡居写长篇
〔 156 〕	附 杜埃创作年表简编
〔 167 〕	杜埃，真诚的作家

少年漂泊

山中洗礼

这是一个僻远贫困的山村。它深藏在粤闽交界的万山丛中，四周是连绵不绝的高山，高山后面还有更高的山峦，山上长满了几抱粗的枫树、樟树、松树和各种亚热带的树木，苍黑而凶野，看着叫人害怕。莒水河从村前流过，注入梅潭河与汀江、梅江汇合成韩江。到处有亮闪闪的流泉飞瀑，哗啦啦地湍入莒水河。那些圆型的氏族大围屋，就座落在河岸的峡谷里，每家的屋后，都有蓊郁的树林，连着蓝色的远山。你坐在门槛上，随便呼喊一声，对面的山谷立即传来亲切的回音。

这里便是广东大埔县莒村，人们称它为高山上的高山。1914年阴历5月4日，杜埃便出生在这个村子里。

这里住着很多客家人。他们的祖先，从远古的中原移来，因为平原和近山的地方，都已被当地人占有，他们只有在这渺无人烟的荒山大岭开辟、耕种，创造新的生活天地。但这儿绝不是世外桃源，残酷的封建剥削，也象层迭的山岭那样高垒着。人们忍受不了贫困和屈辱的日子，在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高潮中，这里就连着闽西和潮梅地区，成为革命的一个漩涡。同时，人们也不得不漂洋过海，远去他国，到欧美和东南亚各国谋生，这儿也就成了著名的侨乡。

杜埃的童年时代，就是在这贫困与动乱相融、血与火交织之中度过的。最使他不能忘怀的是，1925年的一天早晨，杜埃当时读小学四年级，白发苍苍的语文老师拿着一张《申报》，高举过头，激昂地说：“同学们！五卅惨案发生了！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杀害了纱厂工人顾正红，全国工人都起来罢工、罢市，抗议帝国主义罪行。”第二天，县城的中学生下乡化妆演出，村里的小学也不上课了，到处沸沸扬扬的，杜埃也和同学一起，到村里把标语贴到墙上和树头去。

不久，村里又发生了更加激动人心的事情：周恩来率领的东征军，追击军阀陈炯明的部队，经过莒村，因为莒村是通往大埔县城直达闽西的必经之地。陈的败兵窜来莒村，全村除了豪绅之外，家家被洗劫一空。杜埃随家人逃到山上，睡在山谷的草丛里。曾经有好几次，杜埃尾随大人爬山越岭，回到村西的凤凰山，伏在草丛里，察看敌人的活动。他看见穿黄军装的士兵在村里走来走去，人喊声、宰猪声混成一片。过了几天，军阀残兵逃走了，杜埃回到村里，看见家门被撬了，米粮被洗劫一空，家中还到处拉满了屎尿，臭气冲天。

接着，东征军来了。他们纪律严明，只从村边的大路开

过，不入村子，还一路贴标语、演说、唱歌。学校也组织学生在大路边设茶水站，欢迎东征军。两种完全不同的情景，使杜埃感到世界上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军队，一种是为着豪绅的，一种是为着穷人的。从此，在他幼小的心灵里，第一次留下了爱和恨的种子。

东征军过去之后，村子里成立了农民协会。学校里组织了儿童宣传队，杜埃也参加了。老师带他们翻过陡峭的梯子岭，到十几里外的百侯去宣传打土豪、分田地。那些平日欺压百姓的豪绅被杀掉了，群众个个眉开眼笑。村子里办起了妇女识字班，杜埃和高年级的学生被请去教识字。到处喜气洋洋，杜埃听到了许多新的客家山歌：“红旗映红一片天，村子群众笑连连；斗了土豪斗恶霸，红军一到就分田。”有一首叫做《双手辟开万重岭》，则是表现山民不怕牺牲的精神的：

東多姐妹你莫愁，
唔怕白鬼杀我头；
藤断自有篾来驳，
革命成功就出头。

还有许多是客家情歌，但不是平日在山边水畔听到的那样缠绵悱恻，而是饱含了欢乐、激昂的情调。因为那些情歌，都是表现欢送自己的情人上前方打仗杀敌的，既表现他们的真挚的爱情，又表现他们将革命利益放在个人爱情之上。有一首是表现一对情人双双前去杀敌的：

鷓鴣展翅飞山坡，

铁笔专寻硬石磨，
阿哥去寻白派打，
妹子拿刀去巡逻。

这种欢乐的景象，可惜很快就被摧毁了。1927年4月12日，是个血雨腥风的日子，蒋介石叛变了革命，首先在上海举行了大屠杀。次日，革命者的鲜血，也洒满了广州街头。大埔县府挂起了“国民党清党委员会”的招牌，接着，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遭到逮捕和杀害，白色恐怖笼罩了山乡。一天清晨，小学老师张西曼和女老师陈素君，悄悄地把杜埃和其他七八个同学拉到校园一角的牵牛花下，神色严肃地说：“革命失败了，你们不要乱说话，但也不要害怕，黑暗的日子终会过去的，你们要好好读书，好好做人。”因为他们曾经带领学生宣传打土豪、分田地，说完就上了后山向南逃去了。

过了几个月，1927年9月的一天，“八·一”南昌起义军南下闽西，经大埔攻打潮汕，大埔县又成立了革命政府，把一个来不及逃走的“清党委员会”的头子杀了，革命的烈火重新燃烧起来。起义军在周恩来、贺龙、叶挺的率领下，攻占了潮汕，谱写了历史上难忘的潮汕“七日红”。为了保卫红军占领潮汕的后线，掩护红军转移闽西，朱德率领红军在三河坝和敌人激战了三天三夜，这就是广东历史上有名的“三河坝之战”。

啊，一棺材的书

红军撤退之后，豪绅更加凶恶地欺压百姓，山民的日子

更难过了，纷纷离乡别井，漂泊海外。杜埃的父亲让自己5个儿子中的4个先后出国谋生去了，只有杜埃硬是不愿走。可是因为父亲交不起学费，杜埃失学回家了。动荡的年代，忧患的人生，常常催人早熟。那一年，杜埃虚岁15，开始焦虑地思索人生了。他想：热气腾腾的大革命为什么一下子变了样呢？陈素君、张西曼老师如今逃到哪里去了？社会为什么这样黑暗腐败？怎样才能有一个美好的社会？自己因为失学，闲居家中，应该寻求出路，但是出路又在哪里？

他忘我地读书，读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封神榜》等，想从书里找到答案。因为他为人诚实、勤恳，在校读书成绩不错，村内小学请他当一年级代课老师，月薪三元钱。他想自己闲居无事，也可以用这薄薪帮补家里余米，便答应去了。但是，久藏他心中的苦闷并未解脱，而且因为读了这些小说，更增强了他对现实的不满，思想也更加苦闷和彷徨了。

这样又过了两年。一天傍晚，两位平素不露面的年长教师，悄悄地拉他走到小学近处偏僻的一角。那里住着一个孤寡老太婆，她心地善良，同情革命。老太婆点亮一盏油灯，默默地交给杜埃。杜埃按照老师的指引，提着油灯，手扶木梯，爬上楼阁。这楼阁好久没人上了，结满了密密麻麻的蜘蛛网。杜埃感到有一股阴森肃杀之气直扑心口。楼阁上放着一副老太婆备用的“长生棺材”。杜埃揭开棺材盖一看，哟，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和刊物。原来这是大革命失败后，逃亡的进步老师收藏下来的。这些书刊里，有《列宁主义》、布哈林的《共产主义ABC》，有《新青年》、《向导》，有郭沫若编的《创造》、《洪水》、《太阳月刊》、《流沙》等文艺刊物，还有蒋光赤的《少年漂泊者》、

《鸭绿江上》、《母亲》，还有鲁迅的小说。这批进步书刊的出现，就象一道闪电，划破长夜，冲开黑暗，又象那奔腾澎湃的大革命怒潮，震撼杜埃的心胸。后来，他回忆说：

“第一次接触革命文化、进步书刊的激动情景，至今还烙印在脑际，永远不会泯灭。”①

以后，每当夜幕低垂的时候，杜埃便悄悄地爬上那间小楼，借着如豆的灯光读书。老师告诉他，一定要在夜里偷读，还要遮住灯光，看完了要把书放回棺材里盖好，不要让人知道。那读书的情景，“现在回想起来，真有点象狼吞虎咽似的在吃书”②。书给他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天地，书给他带来了一片希望的火光。特别是蒋光赤的小说《少年漂泊者》，对他有着更大的吸引力。作品里那个佃农的儿子汪中，父母都被地主逼死了。他跪在父母的新坟哭别之后，怀着一颗反抗复仇的心，走向了黑夜茫茫的社会，漂泊流浪。他饱尝了人世的苦难，受尽了社会的欺凌，终于走上了革命道路。杜埃觉得汪中受到的苦难，其内心的徬徨、苦闷、愤懑等，和自己的处境是多么相似，它回答了自己思索着的人生出路问题。杜埃受到了强烈的感染，他有时甚至觉得自己就是汪中。他决心要象汪中那样，离家出走，浪迹天涯。

漂 泊

那是1930年12月，杜埃决定漂泊到广州。这一年，他才16岁。当时到广州要经汕头、香港，然后转搭海轮。杜埃从

①②《左翼文艺的光芒》，见《杜埃自选集》第786页，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。

村子走路到梅潭河，然后搭上有两个船桨的小篷船，船夫摇呀摆的，沿着韩江下汕头。这一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，冷风从船头吹来，杜埃只穿两件单衣，冷飕飕的，他赶忙躲进船舱里。透过船舷的竹篷，他看见山上的枫树林，几经寒流侵袭，叶子由青转黄，由黄变橙，由橙变紫，由紫变红。各种不同颜色的枫叶，在阳光下更显得风姿绰约。那一片片的红叶，随风飘落，落到滔滔的江面，又随波飘流而去，杜埃不禁有一种孤单而寂寞之感。他决定要离家出走时，父亲是不同意的，母亲也感到为难。父亲只希望他长大成人，和家中的童养媳完婚，安分守己地在家中过日子，或者等待时机，和其他兄弟一样出洋谋生。母亲知道儿子性格倔强，他决定要做一件事情时，是没有人能够阻拦得住的，也只好顺他了。他临走时，母亲把自己一直不舍得用的结婚戒指，默默交给了他，又把他送到村口，站在大枫树下，目送他一直走到山弯里看不见的地方。此刻，杜埃望着浪打船头，江天茫茫，到城里无亲无戚，无依无靠，今后的日子将会遇到什么困难呢？如果说，从这一天起算做他走向生活的话，那么，他走向的是一条坎坷不平、充满了暴风骤雨的人生之路。

小船摇了一天一夜，第二天清早到了韩江的终点潮州市。他接着搭火车到汕头，再搭船到香港。在香港，他住在同乡开办的一间小旅馆，叫同福栈。睡的虽是大铺，房租却挺便宜，只花几角钱。夜里，他凭窗看满街人头拥拥，车流如水，高楼林立，霓虹灯闪烁闪烁，令人眼花缭乱。他住惯深山大岭，很难想象得出这番热闹景象。但他不敢上街，害怕迷失方向，回不了旅馆，误了第二天搭船。

同福栈很讲究同乡之谊，给他买了去广州的船票。可惜，在搭车去码头的时候，因为他个子小，腿也短，他的一

只脚跨上了汽车门口，另一只脚怎么也迈不上来。后边的人拥挤着，把他推了一下，跨上了车门的一只脚也滑了下来。一个红帽警察瞪着眼走过来，不但没有扶他一把，反而狠狠地踢了他一脚，还辱骂了他一顿。他差点被踢倒在地，脚都被踢肿了。直到人们都上齐了车，他才手脚并用地爬了上去。他说：“这一脚，让我尝到了殖民主义者的凶残。”①

从韩江上的小木船，换成了南海上的大海轮，只见大海茫茫，海浪滔滔，心里有一种神秘的感觉。他为了少花钱，坐的是甲板上的帆布床，颠沛得很厉害。船离港湾，天很快就黑下来了。海空一片黑暗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他昏昏然的，正想入睡，忽然看见旁边一位乘客在看报纸，上面有一条醒目的标题：“红军进犯长沙”！他心头猛然一震，啊，红军没有被消灭，反动派的报纸说红军没有了，原来全是谎言。红军不但没有被消灭，而且军队力量还不小呢！不然，为什么能够攻打长沙？长沙是个大城市，没有相当的力量谁敢碰它？杜埃转过脸，想看一看那篇报导的内容，可惜隔着一个铺位，统舱的灯光又太暗淡，没法看得清楚。但是，他知道红军的消息，心里感到高兴。原先惆怅和迷茫的心情，如今也似乎踏实了许多。那条醒目的新闻标题，象是一串火焰，不断在他面前闪烁，照亮了船舱，照亮了外面沉沉的海空。

处女作《私娼》

可是，一踏上广州的土地，就象走进了阴森的黑牢。广州虽说是南方最大的都市，因为经过两次白色恐怖劫难，此

①见《杜埃自选集》，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。

时笼罩着沉闷死寂的气氛，真是一个无声的城市。杜埃到达广州，已是夜幕低垂。微弱的路灯，洒在街道两旁。寒风扑面，行人稀少。偶然有几辆黄包车游魂似地徘徊街头，不时有几下云吞担子的叫卖声。家家户户都关紧了大门，商店也早已收市。杜埃一时感到害怕。他摸摸口袋，除去买船票，身上只有几元钱了。母亲给的那只戒指，不到紧急时候是不能花的。旅馆住不起，蹲大街又太冷。忽然他想起离家时母亲叮嘱过，如果吃住无门，可以去找那个与他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小同乡。小同乡姓李，住在仓边路横家巷。杜埃小学毕业那一年，因为村里发生了一场可怕的鼠疫，死了很多人，那姓李的小同乡为了逃避灾难，便举家迁来广州。可是，已经过去几年了，人家还记得我吗？会欢迎我这个又贫困又土气的流浪儿吗？他在街口转角处站定，想了又想，实在没有别的法子，只好厚着脸皮去试一下。

小同乡的母亲是个地道的客家人，热情厚道，富于同情心。她客气地接纳他住下来，还吩咐她儿子要好好同他玩。杜埃住了几天，就觉得周身不自在。因为那小同乡这时候已变成公子哥儿，白天出街赌色宝，输了钱就伸出两只铁钳似的手指，把家中那个只有十一二岁的丫环拧得鼻青脸肿，杜埃见了很反感。小同乡的哥哥在“清党”时是个“清党委员”，杀了许多人，如今是省财政厅的官员，杜埃见了他心里就起火。但如今是寄人篱下，只得忍气吞声，低头低脑过日子。

有一天，小同乡的父亲回家来了。他是个海员，回来休假。30年代的广州，大凡有点钱又上了点年纪的人，都喜欢请画师给自己画个炭象，挂在厅堂，表示高雅和庄重。他趁着休假，也请来了一位青年画师。据说这青年画师有名气，

在广州经常有人请他上门画像。他叫何仪，住在附近的学旅宿舍。杜埃后来才知道他是个华侨学生，因为思想进步，参加革命活动，被所在国政府驱逐出境了。他的画像技术很高明，只三几下子就把海员画得似模似样，有形有神。杜埃佩服极了。但主人却不满意，要画师改了又改，画了又画，反反复复的摆弄了好几天。最后才给了几元工钱，就把画师打发走了。杜埃对这位小同乡的父亲也没有好感，他太吝啬，太刻薄。而何仪为人诚实谦和，又乐于助人，杜埃经常到学旅宿舍找他聊天，两人很快便成了朋友。这是杜埃漂泊广州结识的第一个好人。

通过何仪的关系，杜埃又认识了连贯。他也是大埔人，是同乡。杜埃小时在家看过他来演戏。现在他是中山大学小学部教导主任。当时，中大有个大埔同乡会，里面有个女同乡叫张克娜，因为她争取民主，反对独裁，被国民党当局抓走了，毒打得很厉害。杜埃跟连贯去看望过她。不久，她死了。大埔同乡会的左翼分子，有好几十人，到大埔义山为她送葬。连贯在坟上发表演说，因为那里是城郊，他敢于公开揭露国民党的罪行，说得激昂慷慨，声泪俱下，感动了全场的人。杜埃第一次认识到国民党反动、腐败的本质，中国社会所以如此黑暗，就是因为国民党实行封建独裁的统治。过去感到疑惑不解的问题，他慢慢开始明白了。几十年后，杜埃在十年浩劫中被关进牢狱时，在一首狱中诗中写道：“克娜坟场愤怒激”，说的就是这段难忘的经历。

杜埃在小同乡家一天天住下去，心中的愤懑也一天天地在增加。

小同乡的哥哥是个反共分子，常在饭桌上骂共产党，还公然说张克娜是罪有应得。有一次，杜埃实在忍耐不住了，